

溪

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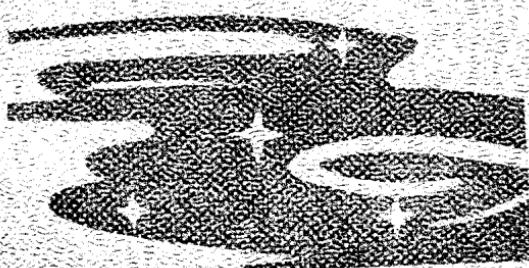
集

纪

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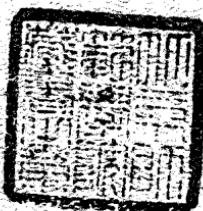
溪流集

纪 鹏



四川文艺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38889

1038889

责任编辑：戴安常

封面设计：曹辉禄

溪 流 集

纪 腾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毫米 1/32 印张 4 插页 3 字数 80 千

1985年8月第一版 1985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4,430 册

书号：10374·54

定价：0.85 元

溪流淙淙动我情

——序纪鹏同志的《溪流集》

臧克家

纪鹏同志是一位解放军老战士，青年入伍，于今已五十多岁了，还穿着绿色军装，从事部队文艺工作。

纪鹏同志是一位知名的中年诗人。一手拿枪，一手执笔，他的部队生活与创作生涯，是一体的。从一九四八年参加坦克兵种在东北作战，后来入关，几十年来，他从北方到海南岛，从东北到西藏、新疆；三次去内蒙，饱赏塞北风光，行踪所至，几遍全国。他参加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他有较丰富的部队生活阅历，也接触了广泛的人民生活，使他的视野阔大，感受很多。

一个诗人要写出好诗，不能只凭灵感，要凭深厚的生活基础和对生活亲切、深刻的感受与诗的表现技巧。

纪鹏同志具备了这种条件，所以他写出了受到注意的《塞上诗箋》，为海军、海岛作传记的《蓝色的海疆》。此外，他还出版了《写在“世界屋脊”上的诗》、《铁马骑士》、《新坦克手进行曲》等好多本诗集，这些诗中反映的雄健壮美多彩的部队生活，读了令人起一种豪迈之感。

我和纪鹏同志虽不是老相识，但可谓新相知了。他一身戎装，颇为威武，但戎装里包裹着的却是一颗亲切、温暖的诗心。我们对文艺问题，对诗歌创作，虽很少深谈，而默契实多。他的第九本诗集——《溪流集》行将问世，我拜读了底稿，很激动，不禁写下一点感想。一方面向他的创作丰收祝贺，另一方面，也有互助互勉的意思。因为神衰体弱，不能长篇大论，以尽欲言。

纪鹏同志长期战斗在部队当中，对这种生活，是极为热爱的，印象深刻的。发为诗歌，字里行间洋溢澎湃的激情，充满了雄壮的自豪感。他军事题材的诗篇，在他创作中占的比重极大，几十年来战争中的一些重大战役，多多少少都在他诗中得到反映。他整个的战斗诗篇，可以给战史作旁证，作注释，同时也给它增加了光辉。

在战斗的题目下，题材却是多式多样的，他写了《火线入党》的战士形象：“别看他们军衣上沾满血污、泥土，却是一尊尊威武圣洁的英

雄塑像”。他写了挂了花的司号员，“带着血丝的生命最强音”，他写了《歌南疆战友》——“我军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英雄汉”；他为烈士树碑，写了《高原之鹰》，用高度的热情，歌颂他：“祖国西南大门上又多一颗钢钉”。

在诗人笔下，展翅的“海鹰”，水下的“长鲸”，同样令人气壮，胸中涌起豪情。

他的《篝火赋》，豪迈而又充满动人的诗情。

诗人对他经历过的生活，忆来无限情深，对他同心同德、生死与共的战友，不胜怀念之情。他写过去，写现在，都是为了祖国无限美好的未来。

写军事题材的作品，有首短诗，题名《界碑》，我颇喜爱，很短，抄在下面：

“高山巍峨，丛林苍翠

山林间竖立着一座座界碑

这不是一块块普通刻字的石头

它是边疆的一列星斗，照耀千山万水

对于友好的邻邦呵

它象手捧花环的仪仗队

对于越境的敌寇
它是爆发的火山，愤怒的霹雳”

这首小诗，现在读起来，不也很有现实意义吗？

《履带写下的诗行》组诗中的《演习》一诗，引起了我的兴趣，诗前有一行题记：“一九三七年九月，延安摩托学校进行了一次步‘坦’协同演习”。这次演习，得到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得到周副主席、朱总司令的看望，是很隆重的一次壮举，可是呢：

“哪里有坦克，哪里有装甲，
是用仅有的五辆汽车代替，
伴随着绿布的伪装，涂色的木炮，
步兵发起了英勇的攻击！”

读这首十六行短诗，使我想起了陈毅同志一九五八年在朝鲜志愿军司令部写的那首诗：

“离队数年不自知，
今来小驻在志司。
欣看装备军容盛，

忆我曾长梭标师。”

当年的梭标师，当年的“代坦克”，今朝呢，何等壮大，何等威武！

纪鹏同志以写军事题材的诗闻名于世，这大量诗作，都热情充沛，都发自爱党、爱军、爱国的壮志豪情，它们是动人的，大都写得不错，有的组诗还得过全国中青年诗人优秀新诗奖；但也有一小部分激情有余而深刻不足，读过之后，印象较浅。

纪鹏同志也写了不少群众生活的诗篇和为数颇多的山水风景诗，为我所喜爱。在这本《溪流集》中，这种情况表现得很清楚。说实话，我对非军事题材的某些作品，甚至比写部队生活的少数篇章更为欣赏。这些诗，大半短小，颇有情致，有些佳句，令人寻思。象《我爱秋光》中的末二句“我欣喜地捧着质朴的无花果，却找不到谎花艳妆的花瓣”。象《红松的故乡》中的“当年——抗联战士的绿色营堡，今天——祖国建设的绿色宝藏”，语淡而情深。

《南福线上》是十行短诗，象一幅风景画，是很动人的：

“一窗江流
一窗青山
广阔的国土
绿色的画廊
飞驰在南福线上
火红的荔枝
金黄的龙眼
赭色的大帆一闪一闪
两道钢轨，一声汽笛
唤来一千个灵感”

令我一读再读感印最深刻的莫过于《兰考新歌》了。他写了这个全国闻名的县份，两次到来的情景，它使人双眼发光，内心喜悦而感动！我怎能不把我喜爱的段落引出来与读者同志们共赏呢：

“性急的车轮，飞快地转，
跳动的心潮，翻腾不息，
相别五千多个日夜的兰考呵，
我要借一千双眼睛，
来重新看看你！”

.....

“这里熟悉又陌生，

那里陌生又熟悉，
挺拔、葱郁的泡桐林，
向我频频招手又致意，
满树挂着红红的大枣，
路旁晒着金黄的玉米，
都为穷乡丰收争着来报喜！”

.....

“那年春天，你到俺家来，
只能用红薯汤来招待你……”

诗人被这新旧大变化的情景打动了，被“主人”热情的话打动了，我们被诗人的诗句，不，诗人的内心打动了。作者只写了眼前景，心中情，写了这个穷乡的伟大变化，我想，这比用一万句空洞的歌颂更有力，更有意义。我想，作者如果在写军事题材作品时，也运用这种表现手法，会使那些作品更加有声有色。

《溪流集》，单从这个题名上，不就可以想到青山的秀丽，流水的清音吗？诗人到了北戴河，留下了一组诗。登上山海关，高唱《关山曲》。这些小诗，写得颇有情趣。咏山海关的诗，我读过一些，写山海关往往把长城比作一条长龙，而纪鹏同志却是这么写的：

“如果说，万里长城是把青锋剑，
你就如同剑柄系在祖国的身腰。”

我觉得这样写，比较新颖、别致。

《咏“老龙头”》、《游孟姜女庙》，写得都有特色。“长城有多少白石就有多少尸骨，长城有多少青砖就有多少怨女”，这样一些诗句，很朴素，我是喜爱的。

诗人涉足汴京，诗有“三题”。吊古的有《题包府坑》，诗人写道：

“看不到铁面无私的容颜
只留下了两湖清水
似乎这是他的一双明眸
还在审视千里平原、神州大地”

写现代题材的有《访汴绣厂》，其中不乏动人佳句：

“每条丝线都是跃动的神经
人物飞禽走兽都有活的生命
俯下身来，花放幽香
侧耳倾听，鸟雀齐鸣”

静的动了起来，死的活了起来。一支笔竟有如此伟力。

诗人《给太湖》的诗中说：“当我游遍神州
万千名胜归来，你也是我记忆银河中的一颗亮
星”。

真是山水有情人有情呵。我特别喜欢《鼋头
渚》一诗的末二句：

“……今天，我又回到多风、少雨的北方
打湿夜梦的却是三水环绕的鼋头渚”

《杭州拾翠》组诗中的《西湖细浪》，写景如画，情思绵绵，熟悉的题材，写出的诗句别样新鲜：

“你馈赠诗人、画家无尽情思
又使多少诗、画失色”

《桂林短笛》里边的《桂林偶思》都值得一读。《赞穿山》象一颗滚圆的明珠，明我双目：

“好一个弓弩手，
一箭射穿山岩，
射下天边明月，

落入江流水中圆。”

总观这个集子里的诗作，我觉得写军事题材的，也许因为太熟悉了，过去写得太多了，特别出新还嫌少，倒是写人民生活，写山山水水的，诗思敏捷，笔调细致，读来情味盎然。

艺术表现形式方面，爽快明畅，读起来琅琅上口，这种风格是我喜爱的，也是我所追求的。

1983, 4, 25

目 次

序：溪流淙淙动我情 · · · · · ·臧克家

山海诗情

燕塞湖	14
汴京三题	16
古吹台	16
访汴绣厂	17
题包府坑	18
太湖风情	20
给太湖	20
赠太湖石	21
鼋头渚	22
游蠡园	23
杭州拾翠	25
西湖断想	25
西湖细浪	26
湖光山色	28
谒岳墓	29
桂林短笛	31
桂林偶思	31
题叠彩山	32
游七星岩	33
伏波山	33
歌象山	34
登独秀峰	34
贊穿山	35
兰考行	36

兰考新歌	36
泡桐林颂	38
中秋月夜	40
打枣谣	41
最后的沙丘	44

烽火篇

红星·绿衣	49
鼓与琴	50
战地黎明	52
火线入党	54
号	56
情	58
英雄曲	60
血染的诗	61
十万大山的儿子	63
北部湾情思	65
北仑河畔	67
寄法卡山	69
歌南疆战友	71
战舰过“将军化石”	74
“海鹰”展翅	76
刺刀，别了	78
胜利的星	80

篝火赋	82
履带写下的诗行	85
演习	85
归来	86
期望	87
凯歌	88
奔驰	89
征途	91

散花一束

最早的诗行	95
校园中的那棵树	96
我爱秋光	97
红松的故乡	98
树	99
死神和我的诗	100
界碑	101
望珠峰遐想	102
南福线上	103
唱给喜马拉雅山	104
高原之鹰	105
访百岁阿肯	107
寄羊八井热田	109
奋力划哟，年轻的水手	111